

參觀英國戰事畫家
作品展覽會記

蔣彝 著

記英國戰事畫展

蔣彝

戰雲密佈下的倫敦，什麼也不和戰前一樣。報上載的，街中見的，耳邊聽的，口頭說的，多少是些戰事消息。不僅此也，繪畫方面，也以戰事作題材。

我自己很喜歡弄幾筆兒。自英國對德宣戰後，處在這種新環境裡，手指發癢，曾畫了幾幅，刊在倫敦戰時小報上。雖然沒有什麼好，可是從這戰幅中，看得出倫敦戰時的情況及戰時倫敦的人士活動。我這麼說，就是表明繪畫可作時代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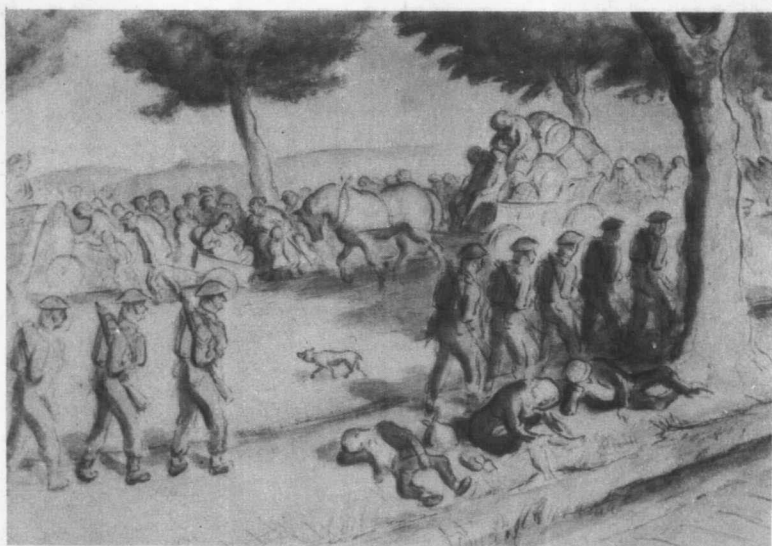
談到繪畫作時代的紀錄，使我不能不把在英國戰事畫家作品展覽會 (*Exhibition of Pictures by Artists War Time*) 中所見，以間略記述出來，以證繪畫還可幫助戰事勝利。這個戰事畫展，並不像其他私人或各個藝術團體所組織的，由英政府經辦，舉行地點馬倫畫英國國家畫院 (National Gallery)，會中作品，除英政府任用的戰事畫官 (War Artists) 及其他由政府委託工作的畫家所做的成績。也有一部分是私家作品中與戰事有關的題材，由政府收買的。

從去年九月二日宣戰起，英政府中添設了情報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下設該部就組織一畫家指導委員會 (Art Advisory Committee)，任國家畫院院長康雷斯·格拉也爵士 (Sir Kenneth Clark, K.C.B.) 為該會主席，皇家學會會員瓦特爾·羅素爵士 (Sir Walter Runcwell, C.V.O., R.A.) 萊里德·博恩爵士 (Sir Michael Bone, L.D., R.S.C.) 及皇家美術學校校長覽微時先生 (Mr. P. H. French, R.C.S.) 三位為委員，其他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國防部、供應部及情報部均各派代表出席，辦理選任畫官及委託畫家工作之事。海軍部任用丁

畫官二員，陸軍部四員，空軍部二員，每員職俸都很高。被任之後，有的立即隨軍出發到法國去，有的即在該部工作區域就地工作。另外委託一批畫家，由指導委員會指定描繪英國人民的各種戰時活動。同時又特別獎勵海陸空各軍將士，有藝術才幹者，可就印像所友，隨時出品，以便將來選任為畫官。這種組織很週到，英政府在軍畫修午之際，還這麼注意藝術，可見藝術並非離世小技，使我格外認識牠對人生的力量。

戰事畫展是去年七月二日正式開幕的。自宣戰日迄今，足足十個月，其中戰事上很發生了一些大變。那天我本想題熱鬧，為著一點瑣事，沒法兒去。忽忽過了兩禮拜。一日上午我正在魏爾康醫史博物館中辦公，英友白君打電話邀我同去參觀，因向館長請假兩小時，搭車前往國家畫院，白君主約了画家指導委員會秘書狄基先生與我見面。同時會中幹事顧克小姐也在場。他們都問我對這畫展的意見，一時難下斷語，允許多看幾次後再同他們講。這麼一來，我就常到那個會中走走了。會場面積，占四大間，陳列作品達數百，出品之數在四十以上，畫題應有盡有。我不能一一詳述，只把所印各幅分別說一說。

第一幅彩色揀圖，油畫，是描寫英法聯軍在魏卡克撤退時的情形。作者為查理斯·康德爾（Charles Cundell）。聯軍在魏卡克撤退一役，乃此次大戰中之重要事蹟。自德侵略以荷比兩國後，聯軍已深入比境。忽報比王投降，德軍又截斷通往法境後路，那時聯軍真是進退維谷，背臨英法海峽，在德軍兇猛攻擊之下，居然能將大部安然撤退，雖然損失軍用品不少，英軍幾全數得回歸故國，不可謂非神奇。康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步兵，曾受有重傷。此次又隨軍目擊，把那麼大的一個題目，人數那麼多而龐雜，船隻那麼大小不一而紛亂，戰勢又是那麼急迫危險，描繪出來，有條不紊，結構緊嚴，實是能



第 二 圖 往 洛 菲 恩 道 上 愛 德 華 阿 第 臧 作

手。德機拋擲炸彈如雨點，及聯軍將士一付堅定英武的精神，好像都活躍於畫布之上。康氏為英國皇家學會候補會員，其作品早有定評。我從這幅中，看出他用筆用色輕快而熟練，落一筆是一筆，用一色有一色的用處，並非一般普通油畫家刻劃添補之才所能同日而語。會場中另陳列康氏油畫二幅，一為「英兵艦愛斯達號返國」一為「坦克車演習」，各有其精刻之點。此外銳都德，歐邊質（Richard Baynes）也畫了「頓卡克之撤退」油畫一幅，煙雲彌漫之下，很見工細，作風像荷蘭十六七世紀畫派，不過稍嫌柔弱，似非康氏敵手。

愛德華·阿第臧（Edward A. Partridge）原是砲隊裏一位砲手。在他未入伍以前，任皇家美術學校教師。入伍以後，不久仍以其畫才被任為陸軍部畫官。隨軍逗留法境，及至法國失敗而返英，所到之處皆有描繪。他的大部份作品，都陳列在

會場中，論作品數量，他居第一，書題也以他的為動人。他所描寫的全是軍中士兵生活及沿途所見，二繪影繪神，很能引人入勝。同時又能把殘暴的戰氣中表現出幽默的情調，譬如，往海菲恩連上二幅（第二圖）水彩畫，上面畫著一隊士兵結讀不斷的向前開拔，另大批難民又絡繹不絕的逃難，相向而行，互為因果，路中還有一匹小狗，好像在這尋他的主人不著似的，可是誰也不理會他。這很足表明那時空氣的沉鬱緊張，踏之如置身其中，使我不能不叫聲一嘆。又有一幅，畫著一位碩大笨笨的法國憲堂堂師，穿著黑大衫，猶立在街心中，狂呼求救，一付可憐面孔，故意畫得幼稚，襯以廢址頹垣，和一些東倒西歪的難民窘迫之狀，真的吸引觀衆不少。其他如小班長揮武揚威的命士兵替他脫靴子，友士兵在駐紮地開酒牌戰，與房東女兒笑談等等，都寫得入情入理，可堪發噱。要是把阿氏全部作品集合在一塊兒來看，可以說是一部戰時生活史。用不著去直接描摹戰爭是如何慘酷，這兒已表露無遺。雖然阿氏所畫的是戰戰，我却把他看作我國戰時生活的影印本。如今人類的遭逢，是沒有東方和西方分別的。歐戰剛滿一年，而已，我國人民過的戰時生活已三年半了。談到阿氏作品的筆法和章法，像有英國十八世紀名諷刺畫家羅蘭生（Rowlandson）的風趣，至於他的人物面孔，又像法國十九世紀畫家杜美（Dumeyrie）的派頭。他所用的材料，全是水彩，除黑色之外，只有紅黃二色，間或用些淡綠，看去很是淡雅適宜，別具風格。

袁運格（Yuan Yung-ke），也是戰時畫展中的一員重要角色。他的作品，都是此次陸海軍的將士肖像，尤以水兵及艦上火炮為多。這或許是他被委託的工作，但他能張張表現出他所寫的人物性格。例如，哈德艦上的水兵頭目一幅（第三圖）那種長方形的面孔，

第三圖



哈德艦
上尉水
兵頭目
哀遇
格克
林頓
作

艾恩賽
大將
哀過
格克
林頓
作



第
四
圖

翻出的鼻尖尖，抹着嘴，不慌不張，沈默寡言的神情，是十成十的英國士座。同時描出這位水兵頭目，雖然兀坐著那裡不動，卻是很有準備，靜待敵人來，頭盔一種不屈不撓的鎮定和英武態度。又如艾思賽大將 (Field Marshal Sir Edmund Allenby, G.C.B., M.C., D.S.O.) 一留 (第四圖) 請看那昂昂然一對遠射而有深恩的眼光，就可知道這決不是一位平常軍人。艾氏在英國陸軍界威望很高，因佈置國防有功，最近擢升大將，為這次歐戰中英國所倚之柱石。這樣一位人格，很不容易描寫，克氏傳神獨到，才能表出他多謀善戰的神態。會場中陳列克氏作品雖不過十餘幅，每幅的面積並不很大，但因牠們是粉畫，又都畫得很深暗的有色紙上，筆觸沉著有力，色調配得顯明富厚，張張精神貫注，充滿著英武氣概，懸掛在淡黃的牆壁上，異常醒目。使到會參觀的人，一進門就好像被牠們吸引著，不由自主的走向她們前面，要認真觀賞一下。這種人人欽先睹為快的情勢，足證克氏作品在會場重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克氏正當壯年，應徵入伍，在一個軍艦上充當水兵，轉戰最嚴厲說那個時候，只要有休息機會，他就拿起筆來，把些微舊紙角，硬磨著仗伴們讓牠素描速寫，有的被他纏得不耐煩，見他就閃避，有的喜他親動從事，總讓他描了又描。因此他對同僚的個性與不同的面部，早有深切認識。後來在第一次大戰未結束以前，他已被任為畫官了。到現在已有二十餘年。在這二十餘年中，他的經驗和技能，益加豐富而精進。他能在這次戰爭畫展中特別出色，並非偶然的。他於年一學習雕刻，也是幫助他成功的一個原因，使他所描繪的人物面部，都有獨到而不可輕忽的輪廓，至於他與年月色都很經濟，有些地方利用舊紙深貼上面，補用彩筆一勾一抹，就變成皮肉或衣飾，與畫紙脫離。但照畫學而言，這種手段，有使作品流入振疊化和匠氣的危险，學者不可不悟。



第五圖

皇家空軍
中之飛行
官佐
威廉羅
遜斯旦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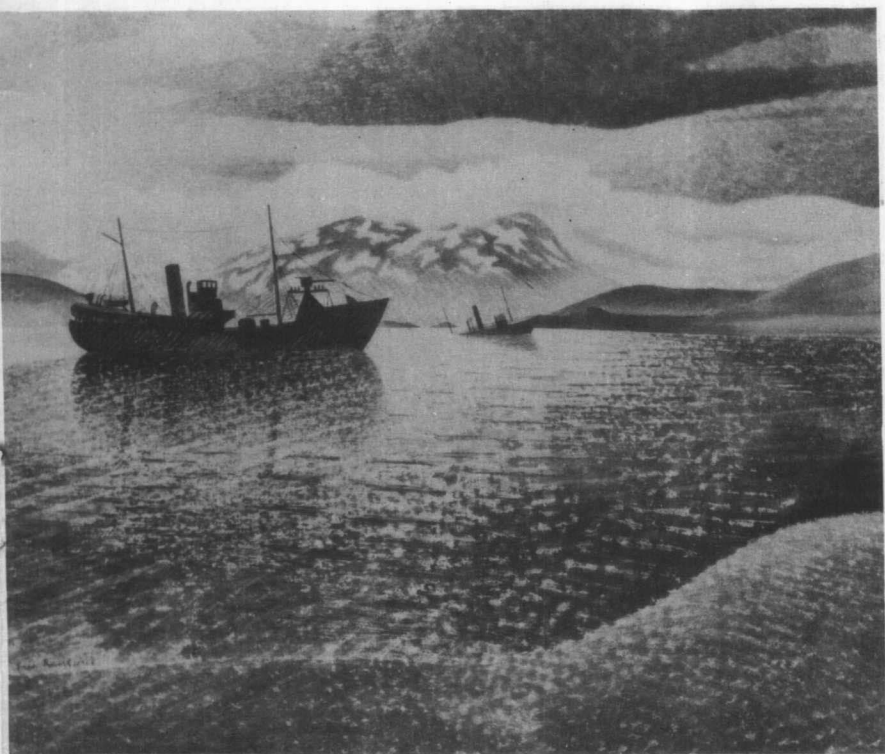
威廉羅遜斯旦爵士 (Sir William Rothenstein) 是英國一位享有盛名的老畫家。在他年輕的時候，很自負，不願因襲古人形式，看不起那些皇家學會會員所領導的藝術，老走不出院體派的圈套。當時就邀了一些同好，組織一個「新英國藝人們」(New English Artists Group)，一方面與皇家學會對立，一方面設法如何改移社會人士對舊藝術的觀念。習氣所趨，靡然從風。在這個團體裡，很出了幾位有名的畫家如斯帝爾及習卡特等，他們的作品，可稱為英國現代藝術的上乘。羅氏自居該團體領袖。實際說起來，他個人的成績，照我現在看法，並不很新，也許已與院體派打成一氣，變成了老調兒，較之斯碧二氏各有獨立善風，不能不稍有遜色。譬如，皇家空軍中之飛行官佐一幅(第五圖)很可以看出他循規蹈矩的筆觸，少有與院體派不同的地方，僅僅在着陰陽影/方面減少那繁複的程序而已。這只可說善法加以改良，而難頭然成一畫派。羅氏現在已有七十多歲了，自不容易站在時代的前面。可是他仍能集精會神，

素描了這次空軍將士肖像不少。政府收買八幅，他把其餘的送給政府，約共廿幅，都陳列在會場裡，一律紅色筆畫。肖像素描是羅氏的拿手，張之未出英空軍人物的英俊神態。至於他勾勒有法，筆筆落實，誠不愧為一良畫師。他一些不願為皇家學會會員可見他對藝術主張之堅定。說也奇怪，他的兒子約翰羅遜斯旦先生，現任英國顏料畫院 (Royal Academy) 院長，又是一個改進藝術愛好者，自他長該院後，買了不少的法國新派畫，如立體派野獸派超現實派等等作品，陳列在該院中。

青年畫家哀遜格·銳費理亞斯 (Eric Ravilious) 在皇家美

柳威

(第六圖)



哀遜格·銳費理亞斯作

術學校做學生的時候，研習圖畫一門，對於線條的藝術與色調的和諧醒目，常有獨出心裁的地方，在課堂中很露頭角。畢業後留校任講師，作品慢慢的多了起來，與世接觸，遂為一般人所知。這次戰事發生，他應徵入伍。不久被畫家指導委員會委託工作，派在皇家航海局，隸屬於海軍部，職位為名譽海軍大佐。自德國佔領丹麥而略取挪威後，英法兩國調派重軍赴援，因此銳氏有特別機會到挪威國去。他所畫的題材，都是關於挪威海岸線的。畫展中陳列了七幅水彩，第六圖「挪威」一幅是其一。他的畫法，並不是倚賴筆觸的濃淡，而是利用各種均勻的線條平行，然後組合而成的。這裡很可看出他涉入圖案式的技能，把天色、雲霧、遠山、近山、船舶、海水、沙灘等等，都變成各個單純型體，好像分得很清楚，佈置在一塊兒，又顯出一種和諧謹嚴的韻律。這種辦法，在水彩畫中算是創格，色調既新奇，作風很別緻，使觀者接受一種特別印象。同時從這幅畫裡，我們可以看出挪威是怎樣一個富有光與色，山青水秀的國家。除了遠遠一隻將要沉沒的船外，畫裡找不出其他的戰事的痕跡。空氣是那麼寧靜，更足證明戰神不應該光顧挪威。銳氏的用心，要從畫上反映出侵略者的無理，不在于直接暴露他們的罪惡，全看觀者如何領會罷了。

附說幾句，銳氏的配色能力與他畫幅調整能全局，都值得稱讚，學者可以加意研習。不過這種作品，多少脫不掉裝飾畫意味，要是畫得不好，很容易流於廣告畫的俗氣，是又不可不審慎。

亞拉法斯 (Ark Raphael) 氏所被委派的工作，屬於描寫後方活動。他的畫題，多是些倫敦空防人員的訓練及兵工廠中工人工作。畫展中陳列的很不乏，這裡選印了兩幅。一是「沙本



沙本塘湖畔救大隊演習 必技法斯作

塘湖畔救大隊演習（第七圖），一是「鑄鐵」（第八圖），從這兩圖裡很可看出必氏的作風。第七圖的趣味，表面上看去，與阿第臧作品相似，不過必氏意在寫實，筆筆出於真誠。每個救大隊隊員，那種奮勇爭先克盡厥職的樣子，及各人不同的動作姿勢，的確表出他們能互助合作。至於水頭高射與橫射的動態，也二描得與實境無異。要不是我們已知道這幅畫是必氏所作戰時倫敦情景之一，我們何嘗不可說他已為我國戰時畫了這麼一幅呢。

說到第八圖「鑄鐵」，驟然一看，好像與第七圖不是一個人畫的。仔細觀察起來，就可見第八圖裡的人物，其真實活躍處，非必氏之才，恐怕不易辦到。這幅所用材料工具，很與油畫或粉畫相似，其實也是用水彩畫的。我佩服必氏能把鋼鐵熔化的時候，那種白熱強烈的光焰，火花四射的情形，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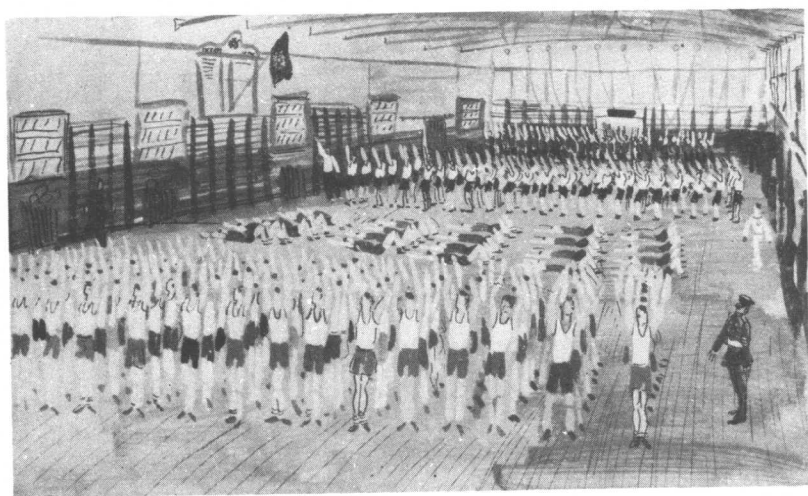
空枝
法斯
作

鑄鐵

得非非常逼真，使人有不敢靠近一步之勢。同時表示那兩個工人正在沉默工作着，一位立在他們背後的指導員認真監察着，真好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樣子。這畫可激動觀者愛國心，使他覺得也非替國家做點事不可。

寇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服役三四年，充當礮手，天天在礮聲裡過活，結果他的耳鼓振破，變成聾子。二十餘年未未曾治好，現在什麼聲音都聽不見。有一位英國畫家對我說，寇氏的聽覺雖然消失，卻把他的視覺增強，這幫助了他成功一位着色能手。他又很富感情，所寫的人物，表現真實而動人。

談及安通富·葛若士 (Anthony Gross) 的作品，在會場中陳列的實不在少數，除了阿罕祇作品數量之外，其次要算他的多了。他的張幅都很小，有的不滿一尺見方，很難像康德爾大幅油畫或克林頓的粉畫有那麼麼容易吸引觀衆。但只要偶爾站在他任何一幅畫前一觀，準可以叫你站得很久，願意觀其究竟。看完了一幅之後，似非繼續看其他的不可，更進而想看完他全部作品再看別人的。這都因為他的畫題非常滑稽有趣，作風又很幼稚得可愛。他的畫意與阿罕祇的很相彷彿，都是從側面去描寫這次戰爭中的生活動態。阿罕祇所描的：是他隨軍出征到法國去及回英後的所見所聞，側重在一二官兵或少數士兵的活動，隨時加以雜犬雜於其間。葛若士則不同，因為他畫畫特別的快，被陸軍部委派在後方為士兵訓練作各種速寫。他每幅中的人物，看去有幾百幾千的樣子，為一種集團描寫。人數雖然只是



圖九第

安通官葛若士作

愛爾蘭及威爾斯兩警衛隊體操練習

那麼多，他在極短時間內能把全部描出，有条不紊，不能佩服他的技能很純熟。

「愛爾蘭及威爾斯兩警衛隊體操操練」一幅（第九圖），在一個小小面積裡，容納的人真不少，全數分為四隊，每隊的動作各不相同，而指導各隊動作的小官兒，又各有各的神氣，寫得面面俱到。他這樣迅速抓住全景的重心以及不荒亂的敏捷觀察，確為他成功的要素。最有趣的是他在少數人體上，隨便有意無意的，加上些簡單的鋼筆墨色線條，使全局生動異常。這與我們畫山水畫時點苔的道理很相同。

其他葛氏作品，有如在士兵餐室中，休息室中，及軍醫院中種種集合動作，都寫得活躍有

趣，一方面可作此次戰時士兵生活的紀錄，一方面又可作藝術品看。還有一幅描寫「入伍時体格檢驗」的情形，每個雄糾糾在二十左右的壯年小伙子，脫得全身精光，一絲不掛，頭髮俱現，排班直主挨次受驗。自西曆開軍日誌起，這幅小畫，真不知吸住過多少男女的觀眾。

愛爾蘭北部，仍屬於英國政府統治之下。該地人民，參加這次戰事活動，亦不遺餘力。此愛爾家柯納(E. S. Conner)被委派到他的故鄉描寫後方軍事工作。「勃倫槍演習」一幅(第十圖)，就是他在那裡繪的一景之一。從這幅裡可以看出柯氏對於人體素描是做過工夫的。他的畫法很奇異，說是水彩不很像水彩，說是油畫又全然無油氣，



第十圖

柯納作

勃倫槍演習

尤克竟他是怎麼畫得那樣乾澀而另有一種風趣，據說他從不願意使人知道。他所畫的每個士兵，臉上都帶著笑容，正可反映出這一班準備為國犧牲的將士們從容的神態。

愛德華·色登(Edward Bawer)為陸軍部正式任命的畫官四員之一。他隨著軍隊出征到法國去，後轉往比國，直等到賴卡克撤退才回國來。他的工作，我和他的同僚阿拿域一樣。不過阿氏所寫的是行軍時的側面，已經詳細說過，色氏所寫的則是行軍時正面。從色登的作品中，觀眾可以看得出正在作戰時士兵所做的工作。例如軍中新移處分發郵件的情形，軍需輸送方面，電話方面，及軍士遠令受軍法庭裁判的種種狀態，都有誠實的紀錄。色氏所描的人物，多半像小孩子們初學畫時的筆觸，每人都給一付呆笨而不活潑的面孔，很可映證出正在作戰時的緊張空氣。

賴卡克碼頭(一幅(第十一圖))，水彩畫，足又一種寫法，應在英法聯軍準備撤退以前，沒有康德爾氏油畫上所描寫的那種繁複情景。在這幅裏，雖然僅代表那明賴卡克碼頭被轟炸劇烈情形的一小角落，可是那焚燬餘下的屋殼，一塊一塊的炸彈打陷的土坑，和那濃厚的火光與煙霧，已赤裸裸的暴露出戰神之兇惡。卻有那幾位不慌張的將士，慢慢走進防空壕去，他們的鎮靜態度，增加了觀者對戰爭勝利的信心。像這樣佈局，正可見色氏善於構思處。

色登年紀很輕，勇於冒險。在兩軍正式交鋒，砲火瘋狂之下，本